V
K711.82
L961

册: 3

温故而知　一節　李贊元

於故而得新亦無往而不見其可者也蓋故與新非有二也温而知之以之為師亦無乎不可今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獨至學者之心則日見其不一也守其一端而所遺已多紛於衆著而所見已忘惟取其不一之心而日求夫至一之理乃浩乎其有獲而所應為無窮也吾試為求知者言之天下有泥于故以為知者我所已得之理此理若可以終身用所所舊所所

也尚其有溫而知之者乎理道至頗多也於此而見為同於彼而人見為異而揆之以甚深之義則已然者悉有其未然者焉惟是得一理焉而究圖之而由繹之於一理而求其異者復於衆理而求其同久之我不昧於同異而天下之為同為異者皆可以受裁焉夫固有儲之不竭者矣神明所自有也今日見之而為是明日行之則已非而返之于甚精之旨則未能者何非其已能者也能是得一端焉而引伸之而觸類之於理之是者而時思其非復於理之非者而時思其是久之我不惑於是非而天下之為是為非者皆可以取正焉夫固有積于胸臆者矣而初非執故以為新也性命之理恒兼氣數自意見之不化而氣數之參差未免有迂滯寡昧之識豈可以研幾而肆應吾養其所有以藏天下之理因而致其所無以盡萬物之變則是於中者無待于外亦安往而不得其取攜之便而人非離故以為新也聖賢之業原通物理如外感之多空而物理之變遷終不免有蘊迹忘意之失人豈可以開物而成務吾全其人以盡夫勉然之苦因而養其天以遂夫自然之樂則餘於己者無移乎彼亦安往而不得其拖泥之能以之為師有何不可哉博通起悟神知由之日生義類增長學問由之大備求知者尚他務乎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為實得於上句翻覆說透名理湛濃下句用活法帶過更有高致知其

SEP 1 8 1968

見地超然

溫故　李

子貢問君　節　陸龍其

辨君子于言行之間欲賢者知所先後也蓋君子惟知有行也行為先而後言從之然則多言豈所以為君子哉且吾人有求進于君子之思而常患其難幾者非君子之聰明不可及而君子之篤實不易企也故與其求之文辭而騖乎其名不若求之躬修而盡乎其實子貢蓋言有餘于行者也故問君子而子告之曰欲知君子亦觀之言行而已君子審乎難易之辨而常力為其難則言之必顧行審矣而不但是也夫固有言之未發而預深其黽皇之念者君子凜乎虛實之分而常恐騖于虛則行之必顧言審矣而不但是也夫固有行之既全而徐觀其英華

是子貢對症主治亦是學人通治良方

提似好

方知其言二字着落

虛籠

妥帖

之數者君子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乎言以明理君子之於理也辨之精矣何難與天下共白其是非而君子不敢也君子謂是理也我所當寔體之身者也身未盡夫理而遽以施諸言恥孰甚乎故常汲汲焉使其出乎身者皆無愧乎心然後擇其可言之時而言焉不然寧自安于韜晦而不敢有所炫矣言以論事君子之於事也審之熟矣何難與天下共決其當否而君子不敢也君子謂是事也我所當實責之已者也已未盡其事而遽以見諸言恥孰甚乎故常亹亹焉使其返于已者皆無疚于心然後俟其當言之會而言焉不然寧自同于庸愚而不敢有所耀矣然則言行之並重者非君子也即第使行重于言亦非君子君子於言固直置之於後而不敢與行較其輕重其著為嘉謨者皆其行之積中發外者也是何如其誠朴也哉抑言行之並急者非君子也即第使行急於言者亦非君子君子於言固直諉之於後而不得與行衡其緩急其播為懿訓者皆其行之誠中形外者也是豈常有所表暴也哉賜而有志君子其無易由言可也

此章比顏言顏行訥言敏行較深一層猶之子路有聞章比聞斯行之亦深一層先正傅錦泉墨謂推是心則有立誠于修詞之日而猶以為緩顏行于已言之後而猶以為慢者敏行之功于是益至訥言之功于是益深極明○註中雖言行並提而軒輕自見原非並重也

嘉靖庚戌張龍湖主試。要重一行字。極惡註中行之于未言之先等語。夫重行字是也。而惡註則非。自記

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着寔。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着落。此文極精細切寔。他作頌君子。都是題外裝標上去。惟此從題內做出。句句是君子身分。君子心事。故妙。

子貢問　陸

子貢問君　節　厲士貞

程品於言行。可以觀君子矣。夫所貴君子者。在行而不在言也。先後之間。非君子孰能之。且夫觀人者。大端不外言行焉。但頌言之行之者何如耳。夫事有重輕。不以輕者忽其重。則重者舉矣。功有緩急。不以緩者遺其急。則急者圖矣。輕重緩急之間。立品者恒於茲而定人品者亦恒於茲也。不雜問君子

賜問君子。其有衡品之意哉。子以為賜善言人也。所難者不在言而在行。則言常憂其有餘。憂其有餘。此中不足者或恐多也。夫言亦何可令其有餘耶。賜亦善言其行人也。所難者不在言其行而在行其言。則行常憂其不足。憂其不足。此外有餘者誠可惜也。夫行亦何可令

淡○宕○佗○為○子○貢○發○藥○不○是○泛○

論○言○行○

其不足耶不知行者乃持躬之要務而言者僅表世之餘文君子審乎先後之間其有以處此矣君子思以訓世則著書立說不得不藉於其言亦思立言之意何為哉將以求為可行而佩服之也如徒以言而已不獨尚口者貽羞來哲而我之履蹈先愆矣夫君子之夙夜其勤者求其有實詣也從來仁義道德之誼不貴其可聞而貴其能守有議論者何若有事功然既有事功則議論皆有用之言而非無據之言已言之可焉即不言之亦可焉君子思以維風則貞志章教不得不發為其言亦思倡言之心為何哉將以求為當行而率由之也如竟以言而已不獨文身者有愧前賢而我之操修先隕矣夫君子之風範可師者嘉其有篤守也從來忠孝廉節之事先稱其共見而後稱其足傳有聲名者務先有德行然既有德行則聲名為不朽之言而非虛飾之言也不言之何損焉即言之更何愧焉是知君子之成君子者不越樞機之本行之而服佩有章言之而風雅足聽此必有由來者矣非實有茲涵養焉亦何能樞機不失其序耶即人之稱斯君子者亦不外文行之功先之而定其本圖後之而聞其緒論此必有足稱述者矣非實有茲譽望焉亦何以文行不錯其衡耶以茲名君子則立品者可以知所守與論人品者亦可以知所定矣

其氣崩騰而銜勒束急屈盤鬱勃于行墨之中矯首振尾皆有千里

不羈之勢○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每從言字轉出先行來○其意最精○如淺人便只做得箇先行後言而已○

子貢問　厲

君子周而　節　王履昌

從所厚以論心、而君子小人之辨微矣、夫周比其相似者也、而君子不比、小人不周、必有不相謀者、聖人致辨之也、曰、天下者情之積也、樂得其情而用之而天下遂有多情之患、是貴得其情之正者、以善全于物我之間、及物不能無私、而無我斯為至正、吾于君子小人觀其深矣、大道為公之世德有不及、而理無不及、是故謂之周、私意自為之念、與其同吾者、而拒其異我者、是故謂之比、吾一于君子觀之、謂君子所嘉與者、盡有道與、以言乎殺氣則然、以言乎性命則有不皆然者、居已于平康之地、而千里之應在我、而不在人、並立于天地之間、而于野之同無

○周比都主○用情

○厚一邊說○

○先提○明淨法

○轉○折○古○皆○意○思○亦○高○深○

求而[illegible]以是為君子之淡穆也而不知其大也不言而相悅無心而善感不然者文貌則已煩而偏私則已至矣君子無是也吾一于小人觀之謂小人所和同者皆僉壬與以言乎心術則然以言乎情事則有未盡然者道德尊而可附則君子于小人有入羣不亂之時權利盡而交疎即小人與小人有終不相容之黨以是為小人之譸張也而不知其素也流言出于同氣相與豈曰寅恭不然者去其文貌以立誠必去其偏私而正德矣小人無是也周焉者之無所于比也愛知其惡憎知其善服正類之光明比焉者之不能為周也盡人之歡謁人之忠誠禍心之反側吾于君子小人觀其深矣

一截只輕出而足

道盡小人情狀

下半截滿足

結處又將

其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彝劍履之氣○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祁虎子問一門戶要人于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薦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為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為重耳其實不然

君子周　王

子曰由誨　節　周之麟

功期內攷亦惟無所昧于心而已蓋知不知皆無當乎知之數也苟得其所以為知者之心則說雖各見而理嘗在我豈非聖人之善誨乎嘗謂儒者從事不越知行二端故行則在忘其所已得知則在察其所未安然天下行之未嘗不以為難雖在英分過人之人嘗見其得之者少知之未嘗不以為易雖在敏悟非常之士常病其安之者多此治知之法其於治行也較難由亦審夫知之道乎天下之大以為理皆無可疑天下必無是理以為人皆有可信天下亦必無是人知之數不在知不知之數亦不在不知蓋物之所以明我者常小我之所以自明者大物

從子路勇行說入見夫子下針意

妙語見要領只在為字

之所以蔽我者常淺而我之所以自蔽者深苟孜孜焉其求知于知則知者在物而不知者已在女即不知者不在物而知者仍不在女故必先正其為女而後始可以言知也（女字有此刻數）此其道始乎相因成乎相反漸漬乎相進而揔要乎其不自欺何也知與知相因者也或見之為名理之樂或見之無寡陋之識知與不知相反者也或見之為窮天下之奧或見之為擴一心之虛知之與知不知相進者也或見之為知也而忽焉忘象或見之為不知也而忽焉悟生揔之得其所以不自欺則相因相反相進者舉非是知也故必先正其為女之知不知而後可言知也（中二句人作三層說奇）（知不知一截）且知不知何嘗之有謂見諸事者必可據往往有一事而莫測者矣謂見諸理者最可信往往有執理而得愚者矣女即不飾不知以為知未必忽知以為無不知女即不冒不知以為知未必不恃知以為無不知然則誰為知之誰為不知必先正其為女所不自欺之知不知而後可以言知而後可以言是知也（在此非不及冒昧一流）（為知為不知一截）苟或不知近之當前遠之數百年細之往步大之天下國家既去其省躬克治之寔而甚者或即于散亂而不知其所害故曰知之道亟也（反收有力）

作四層洗發首句空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一層為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兩知字揔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

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一字不同文能分肌析理無不瑩徹而縱橫妙用有不可控馭之勢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看此猶覺籠統在

子曰由　周

由誨女知　鄭

教賢者以致知之道在去其自欺之蔽而已蓋知未有不從自欺始也今知不知而皆有以辨焉則知在是矣此夫子為子路言之也曰吾人為學莫不以知為務顧不得其道則求知而入於不知者多矣蓋知不離于通天下之理而難于去我心之蔽故善言知者不在乎辨明昧而在乎辨誠偽也由之從事于知也久矣吾今誨女以知之道乎論知之至必其理無不明而後可謂之知也然以無不明者為知而知固有其全以不必盡明者為知而知更有其要論知之至必其心無不通而後可謂之知也然以無不通者為知而知之用以神以不必盡通者為知

而知之體以立女試度之豈無為女所已信而知之者與豈無為女所未信而不知者與于知不知之數而自昧之無論知者少而不知者多不得為知也即知者多而不知者少而此心之蒙蔽已甚矣誠內考焉而知者見以為知不知者見以為不知有較然其不爽也則可謂不自昧者矣夫自昧者非知也而不自昧者亦非知乎于知不知之數不自昧而或自匿之無論知者將漸化為不知而不得為知也即不知者亦漸化為知而此心之矯誣已甚矣誠返觀焉而知者共白其為知不知者共白其為不知有昭然其不誣也則可謂不自匿者矣夫自匿者非知也而不自匿者亦非知乎是其心雖方愧夫不能盡知而不敢或矜也而虛懷如是吾知其神明為已遠矣即不必問其繼此所至將日進于昭晰而此際之較然者固已握知之要而無所或蔽抑其心雖方恥其有所不知而不敢即安也而遜敏如是吾知其靜悟為已深矣即不必問其後此所臻將遂同於濬哲而此際之昭然者固已得知之體而無所或昧不謂之是知而何哉由是知進學之方必以立誠為貴行欲其無欺者知亦欲其無欺致知之道尤以自知為先知其所至而益者知其所未至而亦益由也可以知所從事矣

句句向誠偽分明處鞭勘粗猛人入細真學人切實體會之文不誤入靈明了悟上去并下流廸喆淵通神明克灼等陋話到此都使不

着○自欺之弊○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為知之為不知○則不強蓋矣○中二比寫得洞澈○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圓道理如此○行文入正面中講○覺多一轉○且是字語氣較緩散○然人謂不補為高○則又隆曆後叛註之論○先輩斷然補出○此文于波蕩處作不補之補○更見斟酌○

由誨　陸

多聞闕疑　節　董謙吉

與賢者詳言學○即言祿亦可也○夫言行之修○非為祿而然也○乃尤悔寡而祿在焉○則何弗一其志于學哉○今為學而有慕當世之榮○殆未取吾身之故○而多其途以考之○以治之矣○倘取吾身之故○而多其途以考之○

取上兩段意

我謂其有不遑慕者存也○即取吾身之故○而多其途以考之○而因以治

取末句并六字語氣俱足

之我又謂其有不必慕者存也○蓋兩營則兩失○獨謀則兼獲○君子亦尚

警切語能剩人心

吾學而已○而子顧干祿乎○吾思人之求知于人○每不能見知于恒日之

在中意已奉

人抑知恒日之所以接物者治身于是焉○治世亦于是焉○故學人慎密以為修○而未敢存學至君求之念○抑人之求信于世○每不能自信其風

夜之心抑知夙夜之所以閱躬者治內在此焉治外亦在此焉故學人曲折以相求而惟貴我受祿不誣之理則以今日而為學尤悔之寡何得弗汲汲也何以寡之亦惟修吾言而已矣言有不存于吾者焉則取之外也有必存于吾者焉則詳諸內也如是而稽詢或遺弗慊也如是而曰吾無所遺而可以自騁愈弗慊也唯謀之士矣而且謀之心且謀之不敢自是之心與不敢自肆之心則立言之理庶乎其無忤也夫理則奚往而不合也亦惟盡吾行而已矣行有不恃乎己者焉則今亦可稽也有必恃乎己者焉則衷尤可問也如是而歷覽未優弗安也如是而曰吾處其優而可以躁動愈弗安也唯度之人矣而且度之心且度之不敢自信之心與不敢自矜之心則制行之道庶乎其弗違也夫道則安往而不善也今而後可以言祿矣而君子正不敢知也言之數日往則尤之數日來矣行之端日出則悔之端日入矣吾惟兢兢乎寡之而未能寡也是何為而暇言祿也吾惟兢兢乎寡之而幸已寡也又何為而諱言祿也物恒有則持躬可以無愧即藏其身而天下終賴之矣謨猷孔嘉入世可以無睽即隱其名而王明終顯之矣由是而祿至焉祿在寡尤寡悔之中也由是而祿未至焉祿亦在寡尤寡悔之中也要以學未成而好爵是縻誣祿也寔以自誣其學問學已至而鼎烹有待重學也即以自重其功名君子亦耑吾學而已祿云乎哉

故作曲折最淨學寡尤悔之難意

學博擇精守約三層自出而不屑

六鍾入裏

先有此義好

在中意圓滿

侍好

言寡尤登二句正難之也淨此不忽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于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此義寫得圓透。通身生動。頓宕風流。○是題斷須從末三句倒入。則意思緊拍。若呆板挨講。筋脉盡弛緩矣。

多聞　董

言寡尤行　中矣　曾爾堪

祿有必至之符、亦懋於言行而已、蓋兢兢尤悔之是寡、亦何暇祿是圖也、然而在中之理、安有不符于言行者哉、且夫好修不資鼓舞而自命必處高深故文章足以榮世而世不足以榮我也事業足以澤世而世不足以澤我也然而榮澤之集其躬亦已大矣、如言行之寡尤悔也、豈曰將以期祿與有不應祿而祿及者矣有應祿而祿弗及者矣或亦時命使然而要以盡人事者為正及不及非所計也有受祿而不辭者矣有辭祿而不受者矣或亦志趨各別而要以立真品者為貴辭與受皆非得私也、誠寡尤而寡悔矣而祿豈待期與、毋曰小言得小利大言得

安得此真儒自命語

識高而理極正

方見在中之義甚

精

言行中講出來句剖然理解

大利也唯是吾言出而可以訓閭里可以獻朝廷并可以藏名山則即

在中二字警切

言之寡尤而言之祿莫大焉毋曰小行受小名大行受大名也唯是吾

行成而可以對君父可以告朋友并可以質夢寢則即行之寡悔而行

之祿莫大焉故夫當盛世而祿有可憑也嘉謨碩德明王不賦招隱之

滑此二比題義圓滿正并干字對抵

章乎君子不以之自盈而且以之自攷也或吾尤悔之未寡而祿至吾

恥之或吾尤悔之既寡而祿至吾益勵之亦有處末流而祿不可憑也

匿采潛修風人不歌斯飢之什乎君子不以之自沮而且以之自質也

或吾尤悔之未寡而祿未至吾省之或吾尤悔之既寡而祿未至吾亦

信之蓋王人勵世磨鈍之具即為修士考德進業之資而大需金玉圭

璋之華非等公卿擊鼎鳴鑣之奉祿在中矣何以干焉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

奔競與枯遁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文能發明此義題後繳足君子到底只有自修言行工夫在中言外

之意更圓正是干祿對治方藥文氣卓越英偉足以起靡

言寡尤　曾

言寡尤行　三句　呂兆琳

二字更高

深言受祿之不易學惟期于自盡而已。蓋尤悔寡而祿在。必不能寡而祿愈難受矣。以此言祿。易乎否乎。嘗謂儒者服古入官斷未有不期一日之用。而能自得其所學也。則士之于祿。亦自有其不可辭者矣。然而祿之在世者。考效即以考德。祿之在身者。信世不如信心。則一日之遇有難倖。而學問存乎其間矣。君子之兢兢于言行何心乎。國家有言揚行舉之典。蓋下以此自修。而上即以此程士也。顧君相所責乎士。常不及夫士之自責矣。居恒有稽言攷行之功。蓋上即未以此期我。而我必以此自期也。故朝廷或偶恕乎士。而士斷不因之自恕矣。若是乎言行

祿字倒入

刻摯

之難也勿言祿可也而過有言寡尤行寡悔者乎終身皆求言行之時
（着此句妙）
無一息敢言祿之事故畢世之斂皇并不敢一念之自是也我見其尤
悔而尤悔日深矣我自以為寡而尤悔更難言矣念茲在茲言行盡而
（直追入無縣閑處）
祿至我不敢以自弛言行未盡而祿已至我愈不敢自信已有一念必
（只縮到上二句妙）
求尤悔之寡無一日能盡言行之理故百修之顯著曾不及一時之隱
咎也我不見尤悔而言行已自悞矣我自見尤悔而言行又難窮矣是
（正見二複語不是過渡閑文）
究是圖尤悔寡而祿迨我固以此自考尤悔寡而祿未逮我愈以此自
勵已若是者言行難而祿易也朝廷有亟于求士之心而懸爵賞以相
（警妙）
勸上既以其寔求而下反以其名應則何術而能安乎而烏得不相求
（到此只鞭拚八上兩）
乎言行之深若是者尤悔難而祿亦不易也吾人有深于自求之意而
不僅取功名以自娛人即以其名求而我必以其寔應則何時而自已
乎而烏得不進觀乎尤悔之盡果有言寡尤行寡悔者乎不必言祿〻
（對曰然）
在其中矣問今之士其尤悔寡而祿至者乎抑尤悔未必寡而干祿者
比〻乎
到此人都放開闊去此偏收攝入裏更刻更深今干祿人無詰足處
方知寡尤悔二疊語正是難詞不是慰幸詞并不求自至語不消斡
圓得未曾有○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行如今秀才秘訣却是醜
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言寡　呂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張含輝

推公足以服民亦慎於舉錯之間而已夫枉直之關於民者重矣舉錯當而民服然則舉錯之間蓋其慎哉今使天下之大而翕然慕一人之所為豈非盛治所期哉頓使下舍己而以上為心者上之所期也然使上舍己而以下為心者尤下之所期也公有志於民服乎朝廷百施恩不若得一施恩之人蓋施恩有限而得施恩之人之恩為無限所以民不甚感其恩而感其為民得此施恩之人朝廷百飭法不若去其乳法之人蓋飭法有弊而去乳法之人之法為無弊所以民不重欽其法而欽其為民去此乳法之人則舉錯其大者哉直少而枉多者勢也國家

問意只責下答意却在上委曲寫出

議論駁

發而不平勢斬昂

有一直往往君未及知而民先知之知之而謀欲上之舉之者不啻民之自為謀矣而無如弗謀也人主即好賢不能不憚于直之用戇且人主即好直不能不奪于嫉直者之計疎舉之若是其難也乃一旦毅然以舉之枉衆而直孤者情也國家有諸枉往往君未及覺而民先覺之覺之而計欲上之錯之者甚於民之自為計矣而無如勿計也人主即抑奸不能不幸于枉之善逢且人主即抑枉不能不揜于附枉者之術巧錯之若是其難也乃一旦毅然以錯之此殆心乎為民者也民有愛憎有請之而不得遂者矣乃為民之切至不自有其愛憎而以民之愛愛之以民之憎憎之雖曰愛憎自上寔為民而申其愛憎耳為民而申其愛憎公於愛憎者也而民不服其愛憎之公者誰乎此殆心乎愛民者也民欲用舍有願之而不敢必者矣乃愛民之深至不自有其用舍而以民之欲用用之以民之欲舍舍之雖曰用舍自君第代民而行其用舍耳代民而行其用舍斷於用舍者也而民不服其用舍之斷者誰乎

（直字講明則舉之難自見）（斷革截住）（緊接）（曲革盤旋而其性矯健如銀鉤）（終然不盡）

必當以截做為得法渾者失之文以氣為主有氣方能曲曲而晦澁軟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朱子謂死蛇弄教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似此文蜿蜒旋繞直壁上龍化矣

舉直錯諸　二句

舉錯得宜可以觀民心矣夫惡枉而好直者民心也一舉一錯而威宜焉民心不大可見乎嘗觀朝廷立法之意為何乎蓋將以為民也蓋將以求服其心也夫為民而立法則當思奉法者何人為服民之心而立法則當思行法者何典得其人與典而矜飭之則民心可保也夫民心亦大可見矣其愛我者則就之其疾我者則去之是以常喜此愛民之人而不樂此疾民之人而無如愛民者常少而不愛民者常多也民其如上何也民心亦至有情矣其利我者則思尊之其殘我者則思除之是以樂有此利民之人而不樂有此殘民之人無如利民者不可保而

屬士貞

舉直

張

幾民者不可去也民亦無如上何也天愛利斯民者非所謂直者乎其殘疾斯民者非所謂諸枉者乎今幸有舉錯之法在所謂直者為何國家得百唯諾之士不若得一剛正之士誠以風節凜凜足持天地之紀綱而造生民之福也夫造生民之福而民有不依賴者乎雖然民賴之矣未必君之賴之也即君賴之矣尚或知其人而不用或用其人而不專或專其用而不久則舉者安能保其舉乎今何幸舉之在位如此者所謂諸枉者為何國家有一依阿之小人即有百附和之小人誠以勢位炎炎遂矜威福之名器而貽生民之禍也夫貽生民之禍而民有不相續者乎雖然民續之矣未必君之續之也即君續之矣尚或怒其始而原其終或怙其寵而宥其罪或責其卑而寬其黨則錯者安能保其錯乎今何幸錯之遠方如是者可知直者不順乎君者也而有益于民枉者不順乎民者也而大無益于君今何不順君者舉之而無益民者錯之此亦君心之至公也夫民抱此公心久矣而不能言也民不能言而望君之舉之錯之者則其情也惟魁其情民之情有不公乎魁其至公之情而民有不快然者乎可知直者之勢孤君不惡好之而民代為君好之枉者之黨衆君不甚惡之而民代為君惡之今何以衆好舉之而衆惡錯之此亦君權之至當也夫民欲當此心久矣而不敢必也民不敢必而急欲君之舉錯之者亦其理也惟今乎理民之理有弗當乎

慰其至當之理。而民有不暢然者乎。是以天子之一好一惡。見刑賞清明之思。而天下之或賢或否。仰用舍公平之極。民服又何疑焉。

縱橫者欠委婉。委婉者欠縱橫。此能兼之。故奇。○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朒躲閃。不成文矣。似此不怕不率。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槩。

舉直　厲

季康子問　節　李昌祚

使民有道。在收其捷得之效焉。夫敬忠以勸皆民之所自有也。視其所以致之者何如耳。今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亦甚非有不可知之故也。而下之人或應或不應。此豈風俗之未淳與抑致之者未得其道而民遂別懷其心以有待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此意亦求端于民耳。夫民也無故而欲敬其君。無故而欲忠其上。無故而又欲交相勸於下。此三代已成之俗。而明王之所難也。然則欲使民敬。亦何道而可。今夫人之有情而無望也。或起於失言失色之類。人之輕率而召侮也。或開于苟且媟褻之間。君子而臨民也。可不莊歟。蓋莊則尊瞻視而

去其浮持已固有體也莊則敦忠信而削其薄與人又有禮也如是而民之不敬者寡矣夫上以勢相使而又無以作其肅則民鮮不慢焉臨之以莊則莫不敬也為民上者顧可以不莊也哉然則欲使民忠也又何道而可今夫仁誼之衰也必我有薄其父兄之意至性之漓也必我有刻其門內之情君子而使民也可不孝慈歟蓋孝則誠敬足以事上相示固以寔也慈則和德足以逮下相感又以情也如是而民之不忠者寡矣夫上以位相制而又無以生其愛則民鮮不偷焉孝慈則莫不忠也為民上者顧可以不孝慈也哉然則欲使民勸也亦何道而可今夫為賢而無以自勵始于進而無所利為不肖而無以自新成于退而無所容君子之於民也善不可舉不能可不教歟蓋舉善則升孝秀以示司徒之所選所以明其積學之報也教不能則簡不率以示師儒之所養所以寬其變化之途也如是而民之不勸者寡矣夫上以分相臨而又無以育其才則民鮮不背焉舉之教之則莫不勸也為民上者顧可以不舉善而教不能也哉

入庸才手不是填垛醜詞自以為冠冕即是調弄應感活套閒話自以為做則字得法矣有如是之古雅精湛乎李衛公所云日月終古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

季康　李

臨之以莊　三句　唐德亮

使民有道、聖人專責之在上者焉、蓋敬忠以勸、盛民之行也、上有其道、則民易使也、而亦可勿言使也、夫子謂康子曰、上作而下不應者、民之道也、莫或作之而望其應、非民之道也、尔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大夫豈不聞焉、而專曰使民、夫民非素慎威儀、策名委質、而有丨君子之行者也、大夫胡可多求也、且魯秉禮之遺、尊親之澤未湮、而民非甘自陷於惡者也、大夫胡不以身令也、而鰓鰓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民有詞矣、曰使我敬忠以勸如之何、無寧使民謂大夫實訓我以敬而謂大夫先自即於嬉乎、大夫為執政、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

（住得皆而味永）（即作轉語焉絕是公穀得意）（轉宮悠揚）

也大夫先自敬民何敢不敬大夫大夫先敬君民何敢不敬君臧文仲有言曰見無禮于君者逐之民其知之矣其誰弗共無寧使民謂大夫寔倡我以忠而謂大夫先導我以偷乎大夫為宗卿方徼福于周公魯公其恫之也孰非桓莊之子孫其翦之也大夫不忘先君民何忍忘先君大夫撫有族姓以事君也民何忍不事君人亦有言曰枝葉去則本根無所蔭庇民其喻之矣其誰有貳然則尊其君也親其上也善可舉也大不敬也至胃上也不善可誅也如是勸矣乎未也使民謂大夫彰善而癉惡無寧謂大夫親賢而恤無能也官不易方既有君之爵服在民民何得自棄于君在背有之曰勞則善心生淫則忘善民其志之矣其誰敢或怠夫而后民為大夫之民矣民為吾君之民矣民猶魯先公之遺民矣而何必鰓鰓焉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也

緊切康于好

古雅浥沁

另作波磔然有餘妍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緊無一句不冷愈冷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于尤國公穀而得其真神者也

臨之　唐

孝慈則忠　笪重光

而有以作民忠者大夫宜自治矣蓋使民忠而弗忠孰與不使而忠也惟合孝與慈自見其效耳且人臣受命以撫此民〻有自匿其心而不達之長吏者良可罪也雖然亦有責乎其臣者焉蓋人臣之忠方視乎民心以自課而斯民之忠則斷非無故而出使人臣事主得援以為功要觀其帥我者之為人子為人父何若耳子大夫欲使民忠抑知忠固不可使者民之所以不忠為其習已積狎而上無以肅之先王慮天下之狎也祀乎明堂天子以教諸侯請于廟宮諸侯以示境內下此者無替前勳而世保民和則卿大夫之分也何不孝民之所以不忠為其情

已久渙而上無以聯之先王慮天下之渙也耆孤無算爵王者入學以廣仁族食及子姓列侯入廟以明義下此者奉宣上德而惠逮輿徒則卿大夫之職也何不慈若是豈不有以肅天下之志而聯天下之情哉

作一頓更有波勢

然而孝慈兼盡之難也蓋徒孝不能以得忠徒慈不能以得忠而惟孝慈則忠者民情雖公必挾自便之計上既由世閥之胄矣三錫勿膺三命弗踰此其孝亦大夫家式耳且至有意圖非分謂食采之舊數不足以快吾親而下苛于四民之征繕致有傷于慈以求孝者民于是不恤其公室以各為其私謀矣故必正以孝其親而誠以慈其民使一時而

（洗發孝慈不兼盡之長心）

（思整敏而快筆副之）

則孝民消知此安頓已足用力挑剔但見其醜矣

兩見其德焉民甚無良至此獨無感憤乎民情易私尚存大公之理上既任萬夫之牧矣保艾必周痍傷必輯此其慈亦大夫分內耳況既為學古入官則且有孝子于庭口不敢以言慈而懼分吾事親之耑志何至有薄于孝而厚于慈者民于是美其夷治而甚薄其隱行矣故必列以慈為施而內以孝為本使一治而兩猒其心焉民即懷疑見此能無坦白乎孝者之自修甚闇即人之弗率亦不遽督焉獨是為民父母而孝則外治良而內行美者勸之愈速將見國之子弟緩則供其財求而急則守其公禰慈者之立心過厚即人之不報亦不責償焉獨是仁人孝子而慈則修盛德而出長人者感恩益愧將見國之愚賤下知不倍乎卿尹即上知不貳于朝廷是惟孝慈兼盡而民忠矣又何以使之哉

（故作態怨勢都妙）

（忠字皆有寔際）

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于己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語必對針康子更見其精細處而思力之雄深華致之峭逸亦近日所無

孝慈　笠

或謂孔子　全　洪啓權

以孝友正魯事聖人之微辭也夫魯事之非急不在政書言可徵所謂以孝友之治治之耳今處人骨肉之際未有得直行己說者也況事關君國乎聖人之立教也嚴其為辭也曲於事之不可顯為責者稱說古義使聞之者各繹己志焉亦庶乎不失所以為教云爾昭定之間事可識矣此其始政不以正者也夫始政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或人乃以為政期子何歟使子為政而清君側之惡幸已即不然伸大義以正告國人曰人實有君孰愬置之將親是恫豈其兄弟之間以得國為幸是則然矣魯之君若臣其聽之乎意如之黨之固奚不聞焉夫善謀人國

（羅周匝曲折爽快）（華意騰）（儒者之言似胡傳中要語）（本置）（部古）（分解更峭逸）

立論作業立業作斷

者毋貴攻其事而善為立說者在本其先世之美以動其媿悔魯周之苗裔而元公之胤也開國之初武也永言之孝足配三后而繼述之緒與公成之武也同姓之封以篤懿親而棠棣之什公寔不幸以彼所聞豈不戚戚然孝且友之至哉傳至君陳而猶述孝恭令德以尹東郊書之言政以言孝也而不意為之後者乃至使人痛心疾首於野之遜也

惋歎一筆通身筋節

夫政之風也在上而觀成也在下上不恤其親下將不恤其君作不順而施不恕事之替也夫子志周公之志不得行周公之道猶諄諄於孝友之施以見志焉若曰政之義盡是矣奚必撫衆蒞物而後為為政也

大義昭著自有身分人不刻

震所謂雖語者自見

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哉由此言之王化之行教先千一身風俗之降業數於彝倫春秋之間父子兄弟多故魯以東禮之國猶數見焉故春秋之作曲而辨婉而詳猶之為政之對義不正其君與其執政而姑以云孝友定哀之間多微詞此其例也

確妙

問為政而答孝友難語之故可見矣寫出聖人委曲意嚴正意急欲行道意道不得行意不可出仕意層層都透而頓挫古峭似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

或謂孔　洪

殷因於夏　二段　馬世俊

論世者論禮固可考古而知矣夫知來務得其大者而已觀禮於三代而因革之際彰彰夫子所為前知者已如是若曰君子有曠觀後代之思不可無尚論前王之學蓋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今者必有見於古也子問十世則將探微驚遠而求之杳渺難稽者乎抑將撫時鑒往而求之釐定易明者乎吾以為運數之遞乘而無盡者世也倫彝之亘古而無斁者禮也禮不變世亦不變敦庸所以當盛明而倍烈世雖變禮亦不變綜維自不因時會為遷流當今而觀周禮固可知已乃禮不自周始也前乎周者有殷且前乎殷者有夏然則吾說殷禮不可不

是可知之法

入道出折不突不洗

世字提出

禮字眉目朗然

從周則提夏殷老法

監于有夏夫殷之所繼者有夏之天下而所因者即有夏之禮也殷先
波蕩老成
王備聖敬日躋之德豈不能創建非常彰一代廣淵之烈乃胡為乎革
夏正者猶然纘禹服歟正以玉步可改而秩叙必不可移則禮固非有
夏之禮而直古今所範圍不過之禮也範圍不過之禮獨敢至殷而稍
更之乎即有稍更之者正朔易服不過致飾其名以新天下之耳目未
聞以夏之錫疇叙範者而亦損益之也因者如是革者如是豈必至湯
孫肇造之後而始知哉即當夏之時逆計之而無不可知也吾說周禮
不可不監于有殷夫周之所繼者有殷之天下而所因者即有殷之禮
也周先王處顯謨承烈之朝豈不能更制顯庸昭一世維新之治乃胡
為乎反商政者猶然率舊章歟正以九鼎可遷而物則必不可易則祀
固非有殷之禮而直帝王所遵循罔越之禮也遵循罔越之禮獨敢至
周而改制之乎即有改制之者尚質尚文不過因時制宜以示興朝之
異尚未聞以殷之綏猷修紀者而亦損益之也孰所當因孰所當革豈
必至周家卜曆之後而始知哉即當殷之時預推之而無不可知也以
是為知則言數不如言理以天之必有驗于人也知來不如鑒往以今
之必可聽于古也百世後亦如斯矣豈僅十世乎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
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可知

二字還他前知老成練達之作

毅因　馬

君子無所　一節　馬世俊

無勝物之心者君子所以能自全也蓋天下有不待爭而自見者即君子常勝之道也觀於射之揖讓而得失不已較然哉且夫人已相形之際而為一身所獨尊不若為羣情所共服故有以道之至公者而得其心之平雖異同之迹未嘗不見于天下而君子固可坦然以遇之矣吾慨夫爭端之未已也能不思君子乎制物有權或讓而得之或競而得之此存乎氣數者也君子豈徒尚雍容而遂忘奮迅秉心無競用亢而致悔用謙而致亨此存乎器量者也君子雖常懷卑牧而益著尊光蓋有性情不足自持遂誤動于意氣者而君子無之也有學問不足自固

華意渾雅

一反一正擊出全義

看爭字細一步越見得君子好

遂過峻其半裁者而君子無之也雖然吾于此將有疑焉是非之待正（如此入手）
（必也二字方有勢）
于君子者以其能斷也君子而優游無事以處之則是者無所慕而趨
（不脫中三句）
非者無所畏而阻蓋必驗之于衆技畢登之時人皆有為君子之思而
（末句渾然理足）
始知其安于各正者固不必以凌競為功矣賢不肖之待治于君子者
以其能辨也君子而放懷高致以聽之則賢者何所見其榮而不肖者
何所形其辱蓋必徵之于羣能並集之地人皆有不為君子之懼而始
（不脫）（追起本句）
知其切于肖躬者固不必以矯激為務矣彼射之讓而升也何以必袒
遂而發矢射之讓而下也何以必奏能而命中射之讓而飲也何以必
（三字押得古味）
張弓而立右夫亦安在其非爭乎乃就其爭也想之此禮此樂有不敢
先較其勝負之心斯內以正其志氣外以協其容儀乃登衆耦以觀德
（君子二字体用兼備）
而無愧于中和也君子治一身之道固如此矣歌首歌虞有不敢稍越
其等威之意斯天子諸侯莫不有節父子君臣莫不有鵠乃選衆士以
（拔處取夫義妙）
入廟而有當于雝肅也君子治天下之道固如此矣以斂抑為懷故德
（又不脫中三句）
成藝成皆無屈萬物而伸一己之意以寬大為量故三揖三讓自有以
（古雅）
一己而化萬物之情先王之澤宮吾黨之矍圃皆此物此志也夫
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
上說煞耳若只泛濫說無爭下四句略點便了此是萬曆間俗法其
論似高而寔低且依此作文又有何難是作正在下四句頓挫得有

神味。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從此推之。

君子無　焉

君子無所　一節　張嘉琛

聖人欲息天下之爭。使天下共為君子也。夫君子未嘗有爭之心。故未嘗有爭之所也。即以射求之。而適以見其君子。人亦何勿為君子哉。夫子意曰。吾嘗起而視天下。固曠然其各適也。迨有人焉出而擾之。則必有人焉起而持之。於是乎爵勝而未有已。究之持世者之心。即極之不平之地。而處之若無心焉。則仍無改乎其曠然者耳。今夫世所以重有君子者。以君子能成天下之事。立天下之坊。持天下之平者也。然吾欲成天下之事而忌之者至。吾欲立天下之坊而沮之者至。吾欲持天下之平而亂之者至。則君子不憚出其身以力爭之。名教之中。家國之際。

○洗○爭○字○前○落○筆○波○磔○蓄○

○老○

氣勢潤遠○

○如○後○福○之○翻○空○

處宜爭之時居得爭之位爭何必非君子事乎然爭而有所爭者君子不得已之迹爭而無所爭者君子大可見之心也君子視天下何所容吾不平也者即有時毅然違衆而論定之日此衆自坦然也蓋識遠而器量弘矣君子視吾身何所容吾拂戾也者即有時浩然獨往而功見之後此心已大白也蓋學至而意氣融矣君子無所爭斷斷如也然不以爭驗君子而君子何以見不以爭之所驗君子而君子之無所爭又何以見則試求君子爭之之所而不得必也射乎夫射爭之所也不特恃力者爭力即觀德者亦爭德意君子當無解于爭之名矣乃以觀于君子升不遽升其升也一揖讓君子也下不遽下其下也一揖讓君子也飲不遽飲其飲也一揖讓君子也次第始終之間何其溫而文秩而有禮乎借曰爭也而孰知其爭也一如其為君子乎以無爭稱君子而君子見即以爭驗君子而君子愈見矣夫名教之中家國之際勢不可以無爭者多矣苟得君子其人則有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必與忌我者爭時有以立天下之坊而不必與沮我者爭勢有以持天下之平而不必與亂我者爭理世所以賴君子也吾安得盡君子其人而與之游揖讓之世哉

從有爭翻出無爭亦是勢所必然難其筆有靈矯之氣所向真無空濶中二比正說無爭處尤見其識趣之深

君子無　張

夏禮吾能　鄭

聖人欲以言傳二代之禮而致惜其無所徵焉夫禮之所以傳者以其有徵也能言而不能徵聖人其如夏殷何哉意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蓋聖王制作之所係而吾人稽考之所資也頒制之顯當時傳後世必有言之者而禮以明焉必藉徵之者而言以信焉皇王以來制禮非一姓矣而吾之所思者維夏與殷夏先王承唐虞之舊因其紀綱而損益之而夏之禮以定時則有所謂夏禮者殷先王革夏命之遺取其制度而更易之而殷之禮以定時則有所謂殷禮者迨其後既衰矣夏殷之命不延而夏殷之禮以廢此其時勢為之夏殷無如何也以故世

遠代湮而夏禮殷禮遂陵夷而至于亡嗚呼其信亡耶抑尚有存耶其湮沒而無聞耶抑尚有稱道未絕者耶亡也夏殷之禮應無有存者顧禹貢一書吾能述之商頌七篇吾能詠之夏時之正吾能道之坤乾之義吾能辨之未可謂湮沒而無聞也吾所言者猶能稱道弗絕也存也然夏之後而為杞矣殷之後而為宋矣有典有則誰為率之克寬克仁誰為嗣之關石和鈞誰為守之三風十愆誰為儆之嗚呼其信亡矣所謂禮者不可知而所謂言者不可信矣所謂文者無其傳而所謂獻者無其賢矣南里之記載今其失守乎東婁之典籍今其遺亡乎安邑之明德而荒其緒乎亳都之彝憲而棄其服乎杞宋之嗣宜世其禮者而蕩然無遺乎假令為文未散為獻猶存則吾得以徵吾言天下亦得以信吾言夏殷之禮雖與周禮並存可也吾豈患無徵哉繼自今即欲言夏殷之禮而已有不可得者吾其如文獻何也吾其如杞宋何也吾其如夏殷何也

是題亦用得祭十二郎文着奇矣此文章之所謂通也近人但能對題直抄分類填寫看得古書都無用處總是不通耳

夏禮　鍾

子曰夏禮　二段　錢世熹

存二代而無由聖人若自惜焉蓋世無天子禮之無徵未足惜也有夫子而弗獲存夏殷能無歎惜痛恨于杞宋耶意曰禮制之存亡豈非興廢所由哉其存者不幸而至于亡斯已悲矣乃有能為存而復不與存已獲其亡而仍不敢不視其亡可以兩存而竟不能不聽其兩亡尤君子所悼惜者也我先王監于有夏則未有周禮先有夏禮所以大典則之貽者于是乎在焉我先王監于有殷則未有周禮先有殷禮所以成駿厲之治者于是乎在焉是豈不當言者耶是豈吾不能言者耶乃徵之杞而杞不足矣徵之宋而宋不足矣自更姓改物以來松柏之易于

（曲折悽惋而中有顛氣）（虛蕩條言二句有態）（二比渾該便有力量）

其社也瑚璉之遷于其廟也千載之下徒見山高而水清僉曰夏殷之禮亡矣吾曰未亡何則吾能言之也吾從殘編斷簡推廣而得其全世有好者吾將告焉不謂亡二代者非癸辛也而杞宋也夫杞宋天子之事守也修其禮物作賓王家閒嘗引領西望曰庶幾足徵以助吾乎非助吾也其助而祖乎而竟不足也今而後誰助吾者不助吾何足惜獨惜更姓改物以來茫茫千載獨有一吾獨有一杞宋而杞宋不能助吾以助而祖使二代得吾一如未嘗得吾此其咎在吾乎不在吾乎然則二代之典章不其湮滅矣乎自迹息詩亡而降干戈之擾于其前也會盟之紛于其後也九州之中無復先疇而舊德僉曰不獨夏殷之禮亡矣吾曰不亡何則吾能言之也吾從軼事遺聞會通而曉其意後有作者吾將俟焉不謂亡二代者並非幽厲也而杞宋也夫杞宋勝國之苗裔也統承先王不絕如綫又嘗引領西望曰庶幾足徵以重吾乎非重吾也其重而國乎而竟不足也今而後誰重吾者不重吾何足惜獨惜迹息詩亡而降落落九州于吾敢疑于杞宋尚不敢疑而杞宋不能重吾以重而國使吾可為二代用而竟不得為二代用此其不幸僅在吾乎不僅在吾乎然則二代之典章將遂湮滅已乎嗟夫安邑亳都降為藩服方懼世人蔑其先王孰意子孫自蔑其先王東樓微子世有錫封方恐兩朝之有今日孰意子孫已至于今日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用力止在吾能言之四字四字中用力又止在吾字千廻百折歷陰
捫奇而情思纏綿如話到語氣盡時下文自接深得歐文倡歎之神

子曰夏　錢

或問禘之　一節　呂續祖

禘有難言聖人微文以示意焉夫禘之說明而魯禘之夫不可隱矣託
于不知而通其意于天下蓋其慎哉昔先王治天下釐定祀典分尊者
其文簡報遠者其舉號故宗廟之禮天子無歲不敬行之至于禘則在
方國享王之際蓋有〻其位而不敢瀆用者矣況無其位哉（大義森然）魯禘何為
說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
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為臣死則為鬼〻與人異用之非僭
故魯以世祀周公也而不知非也（翻駁以入情為上）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入俗宮懸
大禮殷薦謂之尊周公可也郊之配也稷也禘之王也嚳也與周公何（透抉）

預而謂之尊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況所祀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勳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天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入能正晉伯之非平王之弱而遷必嚴史角之報衰朝且然而況于成王之世以是知魯之僭其由來未遠而姑托于成王也此或人之所深疑者夫子顧何為默默哉夫禘之說則誠有可言者王者祭其祖之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功始祫其高祖此則德厚流光德薄流狹之說矣五年一殷四月禘諟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則陽氣在上陰氣在下之說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契周人禘嚳而郊稷此則上古配用有德中古從其姓氏之說矣乃夫子于此盡隱其義而姑著其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斯亦有不忍明言者乎然則觀于齊社曹劌諍言即于非禮子家明僭夫子胡不聞焉要之匡救其失以直著忠愛之誠深隱其文以諱見尊親之義其道一也書禘自閔公以下禘之僭閔公始也書郊自僖公以下郊之僭僖公始也夫子豈有避焉要之史以傳信則于盡而不汚者正禮義之趨言以明順則于推以知例者章微婉之旨其歸同也門人窺見至隱而記之曰指其掌謂可不言而得其義也其亦有見乎此歟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

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于經者歷然難解此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姑托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可謂論古具眼

或問禘　呂

或問禘之　一節　郁裴

深於禘者不言禘以其說之所通甚大也夫禘說寔通于天下而知之者豈有格焉子之微示其旨也不益見其難言哉嘗思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處天之下者仝一天即仝一祖也仝一天祖而聖人合天下以祭之於是有郊禘焉然郊之祭僅配以祖未聞溯追于天之所自來禘之祭乃配以始祖必尋原于始祖之自出故禘之難言甚于郊也夫天子七廟而七廟所不及尚薦馨焉此不可格以典禮之文也第有其說而已矣說之所存彼賢士大夫習而忘者而閭巷之士忽然疑生若不勝其推攷之意四代同祖而黃帝〻嚳且有異同焉此不可拘以世

（魯之郊禘俱非礼或但問禘故止荅禘又偏）（有此名論先發）（說字點睛訣）（飛）

系之迹也亦有其說而已矣說之所通彼智愚高下未遑悉者而神聖之人悠然心悟若終覺其議論之艱故或人以禘為問而子答以不知良以其說之甚精而知之匪易也何也由祖父推之始祖由始祖推之自出雖數千年之遠而相傳者唯一姓夫千年之遠不失為一姓則天下之大亦不失為一家故五載一舉必合異姓之臣庶以駿奔者誠謂天下紜紜之衆皆黃炎之子孫也知乎此者其於天下特猶伯叔兄弟焉耳由自出及於始祖由始祖及于祖父雖數百世之邈而相續者唯一氣夫百世之邈可聯為一氣則天下之廣亦可聯為一身故祧毀合食必萃萬國之歡心以告虔者誠謂天下棼棼之族皆呼吸之與接也知乎此者其於天下特猶股肱耳目焉耳然則子云如示諸斯而記者以為指其掌又何也凡物之最近者則稱斯以明之茲禘說既知天下在指顧間矣由此思之則知說統乎天下唯數天裒對者得而行之而諸侯以下安容輕僭其典凡事之足據者亦稱斯以統之乃禘說既知天下在運掌間矣由此推之則知說繫乎天下唯昊天其子者得而議之而庶人之賤何敢妄寘其論是吾子不言禘乃深于言禘也哉而世之紛紜議禘者奚為也

若辨駁祀祭考雖極精核是為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呆衍不知則所云知說示斯者又何謂只在禘與天下交關原頭說來濶遠到

（禘弟天下關係說得高濶非關經浮技）（妙却醞藉虛遠）（即從天下二字中互相出不言之意妙甚）（自在言外）（非魯故）

合題處仍是不知極得委曲神脉○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于天下于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前半只論禘理後半幅方射魯事甚得註中而又二字轉意即魯事亦不指破但就天下二字中擊刺而其意自見尤能傳聖人不欲明言之隱

或問禘　都

子曰周監　一節　夏長泰

以酌古者垂今周道其可尚矣蓋盡制惟王非獨從其法亦從其道也監二代以立隆聖人所為深歎其盛者哉意謂生今世而議所從亦其時為之也然率由者特稟於臣民之分而考憲者必準於今古之隆如使後世而有神明之意則祖德豈必不祧學士而深升降之思則王章寧盡無弊吾乃知周道之所以獨隆矣憂流極之運者欲致用夏商之忠質不知用以矯枉則二代尚存其過而資為純備則二代並參其功覽王府之所貽而問湯孫之所式不必在之杞之宋之年忍先民之矩者亦專美彼都之人士不知餘于才者特為時會所驅而建為極者斯

（知此說方見從周是論理不論世）（周文即二代之忠質所為議論透快）（不是一朝改制亦不可以文勝答文）

為道法所準觀辟雍之簴業而想周官之正大何一非吾君吾相之心
而周之文何如乎謂二代質而周文者非也虞廷藻火以來已有日趨
（自古一代文平一代至周而極盛得中二比方說得全）
于文之勢邇兩朝于在昔原無挹損未遑之思而當風氣未開必藉吾
（監字寔義）
周總起之日踵事而增華則其竭者可總也因時以起事則其缺者可
（極透語）
全也商損益於先代猶是總規矩於高曾耳二代亦文而周之文愈盛
（周本文據非周監二代之文也更說得全）
矣謂西京質而東遷文者非也作人雲漢以後豈無過其祖宗之才惟
文武於當時原無高駕百王之意而當制作既備遂為子孫可久之模
存禹甸於方來則忠而非僿也倣湯型於既往則質而非野也問廟社
於先朝猶是繼箕裘於守府耳季世非文而周之文愈彰矣今世文質
之辨既以不明而從違之義因之亦謬趨今者則以為尊王而不知時
（不從周耳說得好）
流之循襲即為臣子之悖違推其大至於堂陛之交而極其細則紫緌
大路皆非澗瀍來同之舊準古者則以為非今而不知二代之典刑即
是今王之文獻崇其重極于教養之[illegible]而綜其文則小正坤乾皆奉西
岐鐘鼓之靈郁郁乎文哉吾舍周安從矣悲幽厲之傷而起先王於故
（結吾字亦非時下俗調）
府猶是東周之吾也凜憲章之意而考四代於已湮獨非刪定之吾乎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趲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為文之故非周自
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
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屬私意矣崇論閎義

足破監儒之胸

子曰周　夏

周監於二　節　趙炳

聖人從文以救文、令人後思作始之心焉、夫文勝者文之衰、非文之盛也、思先王監二代者何心、有不得不從者耳、嘗思先王創制顯庸後世久在其意中也、然非存前世數百年之心、則不能靜後世數百年之像、今日者末流雖失、但願人人不忘先王因而思先王不忘前聖之心、則本朝盛美誠未忍輕棄也、如我周、豈不以文治天下、文明之氣日積而日盛、故夏書二朝之事而無多商書一代之言、而漸博則後世之時知有以采古而著儀矣、素朴之意日傳而日少、故殷人讀夏禮而猶以為渾灝、周人誦商詩而猶以為簡肅也、則明備之朝知有以酌古而型

今矣善乎周之監二代以為文也夫忠文頌于后稷文命稱於神禹首（監二代層次說來源流洞然）以唐虞之文為文迨乎武成告廟之年而如王故典囯十五王以來所世守之舊章也取而監之足以潤色乎太平已夫五教佐乎文德商頌後於列文允以前後之文為文乃當桃林載戈之日而子氏遺章更六百祀以來所世奉之謨猷也取而監之足以發揚乎盛烈已哉（二比義協深閎監字郁郁字都精切）於是而歎先王之道之盛也帝臣皆為天子積之千歲而更覺昌明聖人生於一家久復多材而盡其制度郁郁乎朝無不辨之等威國無不備之軌物也廓二代僿野之耳目淑以禮樂之華仍留兩朝忠質之人心存其近古之氣郁郁乎君子有道以華身小人有物以樂生也然則吾合周奚儀乎巨夫雅戴未敢遽登大雅之堂但念羮制方湮猶願進之鎬洛（吾儕對兩移人說）之間而一覩西京之文物焉喬野之風其亦可以已也吾道方窮未敢復論郊廟之事但念周官未改猶願進之天府之內而一懷夏商之古（不待不從意亦備）意焉繁華之俗其亦可以止也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天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即從先進意識地自然高曠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庚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是況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污而已以稱此文則不愧高華二字

周監　趙

子曰周監　節　張嘉瑛

聖人欲以文治天下、而以身示周道之隆焉、夫文治莫備於周、而周之文、大備於夫子、其從周也、其身任以文治天下之責歟、今夫創制顯榮、王者之務也、而尊信所傳、儒者亦與有功焉、故鑒古以立極、得聖人出而釐定之、而天下治、從王以憲典、得聖人起而表章之、而天下長治、夫子生周之晚、雖勿獲與文武周公、進退于一時、間嘗攷其典章、撫其軌物、赫赫若前日事也、慨然曰、治不綜古不可傳也、制不盡善不可久也、我思吾周矣、吾周紹夏商之後、成一代之禮、制治多端、大約以文稱焉、夫以聖人為君、以聖人為相、即首出自為、慮無不曠軼前代者、而吾文

出手高雅落調字得體得韻

武周公且曰是不可不監於有夏不可不監於有殷何也風運之日開（又頓四語）
（有度而監字之義方透）
者制作之所不能違也文明之漸啓者損益之所不能禁也二代之制
作非有待于吾周之損益至我周而若有必待夫損益者先朝之彝訓
嘉與維新矣二代之損益亦無留于我周之制作至我周而若有留餘
於制作者故國之彰施胥為更始矣故因亦監也革亦監也監固有會
於其微者井田學校廣其制而非侈縱亦監也創亦監也監固有合於
其原者周禮周官盈其數而非過至于今入故府訪舊章郁郁乎何其
有倫有要周詳弘遠也文至是蓋其盛哉吾於是而見先王之德矣德（德學二意從來未及）
不足以善制即經術粲然文也而廉矣先王德薄聖哲而一經一曲悉
素其精微以出是以為繁為簡前不能及後不可加也敢勿心儀其德
於不忘哉吾於是而見先王之學矣學不足以宣猷即度數煌然文也
而鄙矣先王學殫天人而一儀一度咸歷乎討論而見是以為變為沿
聖不可過愚不可不及也敢勿佩服其學於無斁哉吁此文武周公之
治所以至今傳也

周家積累既久又連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
孔子從周以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直採取監字本原為
向來所未發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
廢藩鎮皆可為法矣

子曰周　張

子以周監　節　陳孚宸

制至昭代而益隆聖人不能違也夫禮制莫隆於周也抑知其監于二代乎夫子能舍周而他適哉嘗謂歷代有日益之華而無可損之實者禮是也惟聖人為能剏建之惟聖人為能光大之亦惟聖人為能憲章之也吾夫子上下千載其進退百王不知幾盛衰於其間一日於周有深思也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為君天下者武也以敬義立制作之極相天下者公也以多材著夾輔之勳即創建非常不相沿襲豈不甚盛矣哉然而周之所以為周者更善用監也中天之文明十五王所親承而聖子神孫益傳其精意西京之文物千餘年所蓄積而嗣王

家相盡發其耿光蓋監其得也亦監其失故失亦為得監其精也亦監其粗故粗亦為精自朝聘禋饗細至罍席之末莫不載先王之靈爽此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奕世之臣子所鼓歌磬折于其中而不能渝也自井由學校下至場圃之微莫不凜故府之典章此萬國之君臣所率由赫濯于其際而不敢

從周句寫得融洽蜿蜒李九我見之氣奪

越也丘也雖不得與畢散之儔親炙於明堂之上而逆遡其休如置身于岐陽鐘鼓之盛猶得與章縫之士講求于几席之間而言念其美若

二義包舉精當

引我于豐鎬辟雍之中以為尊王也在是以為法古也亦在是蓋有典有則者一王之盛是訓是行者學士之心予之從之豈一代之私義哉

非二代那遺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先提周字作主轉發監字堅義宏卓從周意自然情深鍛練通宜

開閣渾涵弘正風規未墜

予曰周　陳

射不主皮　一節　劉子壯

古道可復、即以尚力可也、甚矣古人善於用力、非徒以詘之也、聖人曰、為不同科者云然耳、豈可以禮文為泥乎、嘗觀三代以來、取天下者皆以力起、而其中間多故、亦莫不以此安定之、蓋肇造之初、國威已立、則在以文德綏之、以為吾之所以王、不專乎力、而及其再世、非此無以鎮服天下之心、故二季之亡、多以強而我周之衰失之弱、學者論古當權其變也、鄉射禮文、有云射不主皮、遵何道哉、昔者武王戎商、厥在殷邦、散軍郊社、而貫革之射息、可見前此猶然用力、而後世固不欲為天下訓也、及元公制禮、乃取射而附之、著之於文、鄉而教之、意深遠矣、世有

此封建之所以不可廢也

趙以後皆然

武健之夫以為吾可以兼人則嘗有輕天下之心從而抑之聊以折不逞之氣也甚或文弱而苟可以中猶然不失為賢不失為能焉雖不貫革可也所以進天下于能射之路也亦有頹靡之士以為吾無所過人則常有安於無用之寔誘而掖之將以起天下之衰也果有所施而不失於度固與之飲固與之祭焉能貫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且夫凡今所以多事者非常之人每乘國家之急如使鄉皆有學學皆知射則今日之比閭族黨籍之司馬皆什伍也道止於能殺而不期盡其勇義止於能勝而不必窮其威以去力者任力而朝廷有隱

先說此義翻正作奇　都貼卿射說　方見不主全義　更說學不　固字用意　主之義有大用在

射皆學禮則舉朝之卿士大夫登之疆場皆將帥也質無強弱齊之以法則咸奮風無剛柔節之以義則有方令不同者為同而人心無角立之虞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固如是耳嗟乎王朝盧矢不能威四方宗國公臣不能具三耦周之不復興也坐不知武周之權而誤之者也立政稱克詰而康王之誥亦云張皇六師則知皇矣之詩所謂武王之武非不足于文者皆詩人深意而學古者要當微觀之也力顧安可少哉

是善讀書善詞古

主字是專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人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讀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為天下後

世計至深遠矣

射不主　劉

射不主皮　一節　王庭

觀射於古有相忘于力者焉蓋力非可絀也而不主皮之意直使之忘古道不深遠哉今夫天下之大莫不有風俗焉風俗者其流成于下之所趨人情之微莫不有好尚焉好尚者其原審於上之所示古帝王轉移一世之術大都審于此也即以射觀之夫射之事懸於學宮講及鄉飲在當日放牛歸馬以後亦何用此多事者蓋曾為力計之矣計夫世之懷聰明之資者吾得盡淑之以詩書而世之挾武勇之材者吾不得槩閑之以畎畝勢必有以用之也使人得以自見而法即因而誘之也使人可以相安是雖射乎意不在射矣不然彼鄉射禮文又何云射不

（在禮意中進看一曾看眼自高）

（折出力字有致）

（射本是武備）

（聖人文之以礼樂）

（中間而峭）

主皮也吾于是而知先王之意蓋甚深且遠也夫天之賦稟不能槩強弱而使齊國家程材不必惟勇武之有用今有人焉試以決拾之場則力之差數覩矣今有法焉聽其盈縮之數則上之意旨明矣是惟舉貫革之事衆使之由而寔陰為之諱也使天下因伏而思曰此固用力之地而不惟力之主有如是矣則夫上之所以取我與我之所以自進其亦可知矣既不傷其懷才矜惜之心但使之忘于無所效亦不驚以吾儒道德之號徐導之安于有可偕古所為以上之功令易下之好尚者大抵用是道也吾懼今之不可復識也

不主二字一以奪武衛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從聖王深心妙用處立論最高不無侵軼權術之言然意議警拔其峭折亦遙抑州

射不主　王

君使臣以　二句　劉子壯

聖人志古君臣之盛而為之明其道焉夫使以禮事以忠古道之隆也夫子為陳之亦以為後之君臣者式與且夫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為奇）而君臣名蓋其所為者治亂之故其所發者性術之微當時君臣相遇或見為義或見為情則以為其道如是耳何以言之羣天下而一人為（二義奇而確）君非有父子之親也而其義足以相敎然人之望其君也過于其親而何以使戴我者一堂萬里戚天下如一家立一人而天下臣之傲於朋（此義先生）（今日方知天子尊君臣之道衰矣）友之義也而其分至于相絕然人之私其友也過于其君而何以使任職者分憂同患視朝廷如己事然則使臣其以禮乎事君其以忠乎君

之於臣也捐爵祿委事權可謂至矣然所望者欲有其體耳無故而拜
其堂下無故而馳之域外雖曰分所應然豈獨無其意焉士君子學為
名賢仕致師尹四方之所望萬民之所仰如此而奴隸使之其何以立
于人上也夫人君不禮于其臣在為臣者亦第宜以義自處以命自安
獨是奔走之而不為少卹勞苦之而不為加情上人之心毋乃有不安
于此且夫既已為之臣矣既已使之矣而古之人或曰友焉賓焉師焉
何也凡以明乎其為禮也觀夫輿几之文則君之所以答其臣者可知
矣觀于燕享之厚則君之所以嘉惠其臣者可知矣一坐作之節一飲
食之費一錫予之典于臣何增于家計于君何損于禮統而成遂以為
朝廷盛節國家所以治安在是焉豈徒曰禮貌之而厲其節也哉夫臣
之于君也委之質致之身幾無餘矣所得奉者惟此心耳異我于衆曰
賢能尊我于上曰官長雖曰才之所致豈無所動其心焉我國家養士
數百年待之以不次今憂已及于君父恥且延于士大夫而猶然文貌
承之即無論重辜國恩也夫人臣不忠于其君在為君者亦豈盡奪其
官亦豈必置之法獨是憂樂則公之同朝資序則私為奏計苟有心人
何獨無情于此且吾既以為君矣又與天下共事之矣而古之人或窮
悴焉讒譏焉捐糜焉何也徒欲盡忠于其君也觀于無成之義則功名
且不得有之矣觀于匪躬之義則身家且不得私之矣第不忍負民第

不忍負國第不忍負學即艱難不能得之時事疑信不能必之人情而遂以為人國存亡氣數所以挽回在是焉豈曰請共焉以報其遇也哉

蓋欲盡其辭則必降之色欲盡其意則必接之勤古者所以論君臣之樂抑大體而已而已不復有精神抑小心而已而已不復有性學后世亦徒以治君臣之名豈古今誠不相及哉為君臣者可以悟已

（其意更深切）

情思亦婉轉文法亦頓挫但見其卓犖灝衍何曾有一點圓軟氣魏公之嫵媚固非諧臣佞豎之所能也天為生民而作君君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寔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為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絕情意隔疎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讀此文小講起比遠想慨然最不喜用交互義此偏用作翻駁使各欲自盡意更覺光彩又何害其交互耶

君使　劉三

君使臣以　二句

精言使事之義、君與臣務自盡而已、夫一言君臣、即有所以使事者、而惟禮與忠、斯為克盡焉、故貴求其安也、且君之與臣、固相濟而有成者也、君負其甚隆之勢、而不示之以情、臣挾其甚渙之懷、而不將之以志、返之于中、各有大愧者存其間矣、吾謂千古有不易之名、君臣是也、千古有不可易之寔、君所以使臣臣所以事君是也、公之問反此也、豈以位高則不妨抑之使卑、遂謂威嚴者君上之明分、原不必曲致其殷勤、地疎則不容強之使親、遂謂委蛇者臣子之体風、原不必故奮其感激、若是則所以使與所以事者、甚無據也、顧君烏可曰為我使者可以徑

刺骨語不在多

後世君臣倫失弊只坐此

起境縹緲

情也拜而登之策而遣之使如是焉爾所以使者不存焉則有人〻所共飾之文而我特核之曰以禮臣之與我本非一氣之通將感恩不必不在形慕義不必不在迹故慰勞賜予其端甚微而不敢不謹為道存也夫恍惘自可相孚而所以使之者至不欲并略儀容之節則君之心於是深矣顧臣烏可曰為我事者可以任意也委贄于廷升名于廟事如是焉爾所以事者不存焉則有人〻所共習之說而我特申之曰以忠君之與我本非一體之近則奮身不必盡在性報國不必盡在情故請獻書思其幾甚隱而不敢不虔為道存也夫幽深自可相質而所以事之者至不敢并辭蹇拷之稱則臣之心於是至矣然則權上下之交君不獲以一日無臣豈尚得愛此區〻之禮論尊卑之誼臣不獲以一日無君豈得尚惜此區〻之忠君與臣務協其分之所當原非一以為施一以為報然則處之以公孤而待之以牧隸君則自薄矣安能責臣之厚誦之以明聖而應之以詐虞臣則自偽矣安能望君之誠君與臣務適其理之所安原非一以為貌一以為名使事之義洵不可忽也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迹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此能說到粗迹處方是禮忠之寔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君使　丁

君使臣以　二句

定君臣之極必以道全其分焉甚矣有君臣而不能無使事者分也然有使事而即不可無禮忠者道也孰是君臣而可忽諸且古今共此君臣也臣能予君以心而不能望君之以體致其心上即能以體入臣之心而人不能用不願效之至之心無惑乎君臣之間勞公之殷焉下問也夫君固有因臣而厚之之節焉然自有不因臣而自厚之而不必臣之報之者焉臣固有因君而效之之私焉然自有不因君而自效之而不必君之見之者焉所謂厚之而不必臣之報之者則禮也所謂效之而不必君之見之者則忠也思君之奔走其臣也勢也吾有臣而以勢

賤之臣何以安吾有臣而令其震于勢而任吾之役之吾人何以自安（每股中無句不精）
也誠不敢即安于此則節文未備無論威命不足惕節文未備雖爵祿（借句有力）
亦不足榮也思臣之左右其君也分也吾有君而以分委之君何以為
情吾有君而令其聽于分而任吾之奉之吾人何以自為情也誠不能
忘情于此則中心不可問無論無功不足錄中心不可問雖有功亦不
足恃也則甚矣不可不隆使之數也數之不隆所以待臣者非矣即所（仍用反結留後比正說寺有法）
以自待者亦非矣以為僅待臣也或可不肅然將之以為我自待也何（言用叠句皆有意義不同一二叠）
可不肅然將之則甚矣不可不存事之誠也誠之不存有不可共見者
矣卻有不止不可共見者矣以為共見也尚不可不有以實之以為不
止共見也何可不有以實之一如是以學之淘不必下之縣之也如是以
致之淘不必上之見之也上下交相盡而道全分亦全也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禮忠門面好看話頭滌盡淨盡粗
人視之以為輕淺而不知其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此題擊案
文頗多然皆犯互纏夾帶使各欲自盡意不清細觀此文之佳○
句法轉換股法正反頓接相生一氣運旋脈落縈湊非精於先輩者
不知

君使　周

關雎樂而　二句　劉子壯

聖人論情之正而以詩教天下焉夫天下之治亂生乎情而情之難正莫甚於妃匹之際讀關雎之詩亦何傷于哀樂也哉且夫人而皆無情則幾不復有人類矣而情之真每在燕私雖有譎戾甚難處之人亦莫不失其常性焉或者曰此殆應乎庶民者耳庶人之于居室狎狎則易為所制若夫王者以君之尊臨之則其勢不可以有所褻抑庶人之于居室專專則常敢于抗若夫王者以宮之內觀之則其愛不至于有所恃而不知其不然也請以文王正之文王之子百人則其幸御者必多其中陰替之故豈宜無所怨嫌且如江沱之詩其後也悔可見當時列

○入○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之小耳

故曰王化之○本

○皆○從○恒○情○推○論○

○入○妙○

奇快○可謂精于○言○詩○

國夫人大端妬忌而后妃獨能不染而又有以化之文王其真盛于遇乎文王之御既多則其寵倖者或有其間恩私之及豈能無所怙瀆乃如小星之詩寔命不猶可見一時進抱衾裯皆安義命而后妃不聞薦遷而咸有以宜之后妃其果忘于情乎則試讀關雎夫未得而哀既得而樂婚姻大抵皆然〻或者有態色佞柔之感夫人一動于女子則終身皆為之用今其詩曰好逑乃止言其淑德則是后妃不以其色進而尤以色為工者皆知文之歡欣而悲歎未嘗于此用心而喜怒之氣已平未得而寤寐既得而瑟鼓親迎又大抵皆然〻或者有情慾燕私之形夫婦人一有所媚于夫子則宏右皆風其旨今其詩曰寤寐而止言其幽靜則是后妃不以其愛授而尤以承君之愛者皆知文王之笑言而吟思未嘗以此鳴意而望怨之萌不作吾觀思齊所稱舟梁于渭則皆為文王寫其友之樂之〻文而展轉反側其節甚瑣則皆宮中之贊御親見而言之方窈意其哀之如此則其樂之將至于淫而文王之僅乎此也則雖歌之房中而無私褻難言之事又觀卷耳所述酌罍為懷則又后妃所為悠哉優哉之情而鍾鼓琴瑟其器在御則皆當日之優伶考擊而誌之方窈意其樂之如此則其相哀亦各有傷而后妃之僅乎此也則雖登于清廟而無悼鬱不揚之氣是故勒之為詩可以正後世宮闈妖冶悲厲之詞而作之為樂可以傳王者風化和平中正之義

哀樂二字總講此何切寔而正大

哀樂

則互偏有此妙論

方美關雎之

此周之所以王而風之所以為始也與

但道詩樂之善則一學人國工能為之泛言文王夫婦之德又非聖人詩教之意從關雎中玩味后妃之德從后妃推原文王之化論極奇快而理極正大足定從來名製

關雎　劉

于曰管仲　全章　李贊元

譏伯佐之器正於其盈見小也夫器之大者必儉且知禮焉仲而奢也僭也其器亦槩可見矣嘗論才之大者量宜弘功之高者度宜遠若夫才不逮師相功不及帝王而因時樹立轍侈然自足時人未嘗不尊奉之艷稱之有識者固已譏其器之易盈也如管仲天下才也考內政諸書振大威而成大名功何隆歟夫以仲之才也如此仲之功也又如此即使其位大夫之上享諸侯之奉他如八佾而舞也歌雍而徹也曲懸繁纓而朝也揆之六卿三家諸人誰曰不宜論者大都以不王而伯為仲小夫仲何能王也周天子擁虛名于上羣諸侯復爭衡于下仲之不

（虛二提出盈字）

（作主是古文主論法）

（故作逆勢取下二節直入極其緊拔）

（先縣一步正是論家刻毒處）

王而伯也時也勢也何足為仲小所小者器耳曷小乎其器也時不能以王而我不可不存王之道勢不得不伯而我不得有幸伯之事使仲當盟江盟黃而後救邢救衛之餘屏遊觀減任使抑然常若以自下辭古王佐風何以加茲再為之辨名器嚴分義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凜凜乎為萬世綜常立大防即不王也容何傷仲乃不出此三歸也不攝也儉也乎哉樹塞也反玷也知禮也乎哉世俗者流習見春秋之時僭越成風以為仲之才仲之功即三歸不以為異不揖不以為侈樹塞反玷不以為僭而仲且安之而不疑初不知其為非儉也非禮也是矜才也是特功也矜也特也何也盈也君子曰小器易盈此其所以為仲之才仲之功歟

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提一盈字立論他人為之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看中幅補出王佐作為一段則器小本論自在立論文須焰管正義本領如此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斷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是堞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此作最得其法

子曰管仲　李

樂其可知　節　史尚徵

樂有其全、審音而知之也、夫自始從以至於成、樂之節備、樂之序正、而樂全矣、是惟審音者能知之、且聲音之道、豈遂寂然天地間哉、顧當其未有涽乎無形以聽萬物之所自受、雖上聖不得而或意之也、當其既有浩乎相感以順萬物之所自生、雖人心亦得而自為之也、蓋起乎心成乎聖、而樂乃散越於天地之間、吾與子言樂、夫樂者、理之至精者也、至精之理、必以至精之才與之相盡、盡之而我無其理、即樂之理為理、此亦吾心自有之節、未有深思而患其無傳者矣、樂者、又情之至微者也、至微之情、必以至微之識與之相入、入之而樂有其情、即我之情為

（數音之理寬得深微而曠）（可知處正不粗淺）（其可二字語氣如話）

情此亦天下自然之故未有身歷而疑其難測者矣故樂可知也不有始乎而吾想其始作以氣合氣而無敢奸者則氣之將動也以數合數而無不從者則數之漸往也蓋翕如也不有從乎而吾想其從之氣戒其越和在心而方出音入則與歸也數戒其離和在器而方入心出則與依也蓋純如也雖然天下極虛之際非極辨之所生而淵然之中即渾然之所伏得毋有違節而紊者乎乃按之而皦如也雖然凡理當至明之後嘗易窺其有間而介然之內不復能以相循得毋有失次而亂者乎乃按之而繹如也樂至此其成矣自一而變者吾不敢以或略自九而闋者吾不敢以或加則由始而從而成而樂果何如哉樂以其神明自行於宇宙義存乎百世以上風留乎百世以下故樂何古今古今於典樂者之心而已矣一物之微鬼神測其端一響之微治忽稽其變不知而不可也是有悟於聲音之外者也樂以其心力自立乎人間萬物同耳而不同情千載同文而不同質故樂何盛衰盛衰於制樂者之人而已矣律與曆之通其察在陰陽天與人之接其原在幽雅不知而不可也是仍有悟于聲音之內者也

（翕純皦繹皆有實詮不以挑點替過）（用轉革安頓得好逐字相生辨剖出之）（成字不略）（下語高妙）（從不可知做出可知極其精洁）（更妙）

當時飣餖樂書說做不可知今則淺說可知為白腹躲閃法門竟不知樂為何事其不通一也翕純皦繹全無發明只挑弄如字串插可知以為得旨吾見之便頭痛得此固不減陳記宣之檄矣

樂其　史

子語魯大　一節　俞之琰

聖人以語存殺古樂至今存可也夫樂之難知者其殺亡也夫子以語存之其有後世之慮與且古聖引翼後人之具禮樂其大者矣[illegible]二代以降古禮傳矣而樂不傳蓋六經言理而樂主殺〻難宣言寄也故學士素聞樂記之遺文而不能一奏六經在文而樂寓器〻豈自為鳴也故伶人日習太常之荀虡而不能存神夫一樂也帝王以教國子而儒者期于大成則商周而下無全才未必非樂亡之故也夫子語大師蓋已深慮之矣吾聞虞廷不以典胄命伯夷周禮且以瞽矇屬宗伯是古今言樂有詳略也六代不以商齊入韶濩列國則以桑濮易商宮是古

講殺者節奏可知意曰

如字意旨已微

樂亡又此二弊

真有關係非大言也

今用樂有正變也有詳略則有輕重而盛衰分有正變則有向背而存亡係數傳而後樂幾幾乎不可知矣夫樂不可以言傳而可以意悟者也（傳神只數語）金石雖非一聲而八音皆可共調上下雖同節奏而一器自有初終（始從成翕純皦繹閒括）故其始也從也成也此次第之可知者也而翕也純也皦也繹也此音（分明）韵之可知者也舉其略則世所共明而推其義則聖神難盡使後之人誦語以思音審音以知樂則學士不習空文伶工不執虛器此夫子之意也蓋樂之未作也藏于律聲之出震而輻湊也太簇之初聲之昌明而相見也姑洗之潔繼之夷則別其倫無射永其緒然後黃鍾蕤賓得正子午之位而六律之陰陽定矣由今日觀之始知前聖人十管抒奇而鳴鳳猶存後聖人數言綜要而倫倫可作則雖一器抑揚可悟上下相生之義而不以古尺既亡生元聲湮絕之憂抑樂之既作也見于音角者觸也畢達者木之勾萌徵者祉也既齋者火之長養又受商以辨之受羽以孳之然後正宮變徵得伸七律之奇而五音之清濁齋矣自聖人言之于是縣間搏拊而忽會心于詩書隱戶靜思而若置身于鐘磬則雖繁音縟節必有還為宮羽之文而不以新聲哀怨啓性情荒亂之失故曰古樂至今存可也

（寫夫王指示可知大意不同）（崔音二義不特洗發翕純於成等寔義）（亦正是聲節可知之理）（即俗樂淫聲可知之理不可易）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直抒大

義如見翁季錄中至語○後二比人驚詫以為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知也○虞廷搏拊百獸率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獸哉○

子語魯　俞

子語魯大節　朱雯

聖人正樂欲使審音者共辨之焉夫正樂有本而審音其一事也翕純皦繹可不與大師亟辨之哉今夫樂也者本乎人心徵乎治化而應乎天地者也然其理甚深非學士大夫之可虛擬而其音易攷為瞽宗矇士之可寔求故夫子以正樂之任自予而以典樂之職語大師語之曰子知樂之作也理為之而亦氣為之乎氣依理以見原理依氣以觀物神靈豫應祇在導和翔協之間子知樂之傳也有其義而亦有其數乎義以紀節族之先數以達永諧之變聖作深奇不廢考石撫絃之事爾大師號稱知樂將謂人心之本治化之原天覆地載之量不當於氣數

○轉○出○正○意○

○是○夫○子○正○樂○特○事○首○句○須○如○此○位○置○

○提○明○本○解○

三句立○一篇之柱○

此二義俱可知無不可知妙極

間求之哉吾謂人心甚微而無不可知也人心之感兆乎奮盈繼乎祥

此洗發襯貼

悅而性情內朗自有綿邈難窮之致若是者吾如得而見之治化甚弘

如字輕逗

而亦無不可知也治化之開動乎阜會進乎殷醇而經理條奏愈臻淵

劭無疆之福若是者吾如得而見之天地甚遠而亦無不可知也天地

之氣生乎蕃蔚積乎巽豫而四序攸彰益底貞元悠裕之休若是者吾

如得而見之吾見之于始作而知大小不齊清濁不聚者非樂也吾知

熙次古雅

其為翕如吾見之于從之而知器不各均音不互濟者非樂也倫或競

能變或奸族者非樂也君臣不相為統先後不相為貫者非樂也吾知

其為純如為徹如為澤如而樂之成不以是哉爾大師知幾音之際為

作樂之所必稽使天下知幽深之不可以合比尚得循序而考律度之

原則理雖不傳而氣傳義雖不傳而數傳矣爾大師知神明之理為備

樂之所必周使後世知末節之必有其本原猶得按律而悟精微之緒

則氣傳而理亦無不傳數傳而義亦無不傳矣審定音律毋謂備官者

細故也大師勉之

拙手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

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蹺蹻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

中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將樂之艱深處盡情撇揭却

只講得音節之可知不是不可知不是別有不可知見處高力量厚

子語魯　朱

子謂韶盡　一節　張烈

聖人論韶武之盛而其實有異也蓋樂之盛必有所以盛者故美皆盡美而善不皆盡善此韶武之所以為韶武與且帝王功成作樂〻作而一代之治功具焉此聖人之樂無不各極其盛也顧其所以致盛者又樂之本與所際之殊焉故同其文不得同其實帝王亦不自覺其升降之由而後之聖人不禁為之尚論而深歎也古樂之作非一代矣最盛者惟韶與武乃夫子論韶武而一謂其盡美又盡善一謂其盡美未盡善也則何居蓋嘗論之樂之盛在乎聲歌誦興而節奏備所以昭功施之暨訖也聖人崛起在位誰則無功施之及人而憂拊有未具乎則聲

（其義方圓）（說得好子謂一字便落）（濃有致）（一直點盡立論甚老兩謂字非一併〻氣須如）（聲容焰註）

之盡美也宜也抑樂之盛在乎容干羽飾而綴兆繁所以著治功之次第也聖人首出一時誰不底治功于全備而俯仰有缺儀乎則容之盡美也又宜也雖然美以象功已耳進審其實則所本以為是功者出焉意量安勉之間或天焉或人焉其德既然而其樂即不得不然然後知樂之深于肖人也惟甚肖其人故其人之盛者著其人之極盛與不極盛者亦隨以俱著美以彰功已耳徐求其實則所際以成是功者又出焉規為疾徐之際或安于無所為或動于不得已其時如是而其樂亦適與如是然後知樂之微于象事也唯曲象其事故其事之至者傳其事之能至與不能至者亦不能不傳今夫韶之為韶聲容之盛無加也顧其聲何聲容何容也即而繹之不亦優游而恭讓乎今夫武之為武聲容之盛無加也顧其聲何聲容何容也即而繹之不已憂勤而蹈厲乎是非韶之有思盡善也有所以為韶者韶即欲不至于是而不可也又非武之不求盡善也有所以為武者武即欲強為之飾而不能也得是說以論韶武而舜武之為舜武可概識矣得是說以論韶武而凡古樂之作可例求矣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

○安○頓○兩○箇○盡○美○得○勢○

○肖○人○象○事○一○意○甚○確

○又○盡○未○盡○含○蓄○得○妙○

○虛○中○見○寔○醞○藉○之○極

○下○語○皆○着○切○

聖人論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此文靠註發揮其佳處却在兩開醞藉

子謂韶　張

仁者安仁　二句　鄒忠倚

仁靜於所遇則安利皆一矣夫遇有約樂仁知者處之則皆仁也一以安利謂猶足以累其心乎且天下之境至無窮自無本者以為御境之事而心性之理遂窮矣故學者不務外勝乎物而亦非寂守其體歷應感之途而原諸無欲歸於有主者其體備無不正焉彼約樂之交喪何哉亦思辭物感之紛而損情不足者處心先失不知外遇可辭也而性情不能無恃而全亦知藉遵力之持而默思而順者紛給已違不知私累可屏也而神明不能無本而立于此獲仁者焉獲知者焉性全乎凝一而安勉殊歸學定于粹精而明誠皆一則安仁抑利仁者也天下理

之非固有者勉以處之而不安仁固原于天矣原于天者（抱定上文說）參之順逆憂樂之交齊其物應故涉物而不動仁者所以居已靜正之本也性命之藏本自貞固雖出與遇接仁者不見遇而見心焉汝止輯而異物不遷（安字不煩）謂為仁者之敦可矣天下美之為偶獲者強以制之而不利仁又足於人矣足於人者歷於常變夷險之中徵其願力故天性之悅慕知者所以深勵強固之力也懿德之要本為攸好雖歷境以求知者不親境而親理焉悅悟深而斷發不惑指為知者之復可矣是以震撼之乘不于內力既純之士無他信其不動耳不動而咸服其無私矣彼却物以言（雖得此爽朗）（安利即在約樂上見）

安而其心即為安者所移非中正之則也是可得仁者則動出全人[illegible]憧擾之患絕于居心篤摯之人無他信其有嘗乎有嘗而功樂其可依矣彼冥心以言利而其功已為利者所厭非敦確之神也是可得知者去累閑欲之端蓋依性而立者不可以有雜入世而搖者不足以居心即奈何舍仁而徒求之約樂哉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刻琢幽微語語在約樂上見語語不在約樂上求是有理會文字

仁者安仁　二句　朱熹

分觀仁智之心皆不為外移者也蓋仁者智者亦別無處約樂之術也惟安與利有各得之仁斯約與樂無不可處之境耳然則不仁者之不可處也非必待其久且長也當其偶處約樂之時而其心已不可問矣（根上文剝入最精切）亦非必待其處約樂也當其未處約樂之先而其心已不可問矣蓋心不能自還其故則逐物而遷所爭在危微之畛心苟能自遂其初則隨遇而獲所爭止在深淺之幾也則夫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者彼何人斯則惟仁者夫仁者何如乎天下有所亡而後見其存有所亂而後見其理（安字翻透）仁者無所亡也安用存無所亂也安用理我思其心殆與仁為

仁者　鄒

一者也與仁為一故心之外不更有仁則無求合於仁之煩無頻復於不仁之患萬變當前泰然履之而不疑雖極古今憂危震動之奇仁者直行乎自然而已矣由是以之處約則遯世而無悶者久焉若終身也以之處樂則揖讓而不驚者長焉若固有也天下知仁者之安於約樂如是耳抑知安於約者樂得而擾之安於樂者約得而困之豈若安於性始者之存順而沒寧也哉雖然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下此而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者伊何人斯則惟智者夫智者何如乎天下有所存而後能不亡有所理而後能不亂知者非不亡也能用存非不亂也能用理我思其心始以仁為主者也以仁為主故心之內止見有仁則必有盡取於仁之力有盡去其不仁之功萬端畢陳確然守之而不失雖極天地艱深拂逆之區智者悉知其當然而已矣由是以之處約則澹泊可明志久焉而節苦者愈甘也以之處樂則功名非震物長焉而業滿者不溢也天下知智者之利于約樂如是耳抑知利于約者約久而利移利于樂者樂長而利改豈若利于元善者之取多而用宏也哉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指無涉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矣此文直可作此章識仁篇讀

仁者　朱

富與貴是　全　張永祺

詳言君子之為仁、在即境而純其心焉、蓋取舍定而後可為仁則存養之道所務詳也、故君子不敢遽言安仁也、今夫仁者豈非人所固有之德而皆備之體哉乃君子於此外辨之境內嚴之心黽勉於終身而謹持於俄頃者以見為仁之道不可不如是也一故嘗就人情而論富貴亦人所同欲冒焉而處之則竟處耳顧有非其道而辭之若浼者貧賤亦人所同惡昧焉而去之則竟去耳顧有非其道而安之如故者一是豈異人之情而故矯矯於去就以為名乎非也君子所不敢離而去之者惟仁而已一以欲之故而去吾仁君子不為也以惡之故而去吾仁君子不

題義次序如是

節次了然語不多設

輕故語意即關下苟縫

轉接

淡若自然合節方知首節即是為仁

為也榮枯之遇至紛而理欲之衛則一外境之動者不測而神明之靜者常伸則其積累之功以庶幾于純粹之域者誠有所亹亹而不容已也日用動靜之際所慎而防之者不一端為久為暫皆其置力時也奉確然者以為守則漫易之念何自而生焉幾微纖悉之中所密而體之者不一事為常為變皆其殫心處也本純然者以為歸則非僻之私何自而伏焉蓋不敢於終食之頃稍與仁相違則極之造次猶是極之顛沛猶是順適於理之所安而堅持於中之所信豈尚有不可必者得而乘之也哉以是知君子之為仁也恃吾斷然之識以明其分而後深之以內力焉故身與世交融皆為由顯入微之事貞吾不易之守以定其基而後進之以涵養焉故物與我相歷皆為下學上達之方蓋為仁而期至於成不可苟焉者也

看他一步步說入精細而邊融洽

下節不作現成說極是

終食造次顛沛極言存養之密耳先從正面說入好

是君子內外合一之學

人看得首節粗後二節細便費許多橋渡周折此文打成一片於理脉極真切極精微非膚殼家所能描仿也人必取含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蹌營利表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者何事也終食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讚君子也揔註謂取含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含蓋明兩節有交相為功義更分粗細不得惟此得之